

西湖文學與張岱的人生

蔡麗玲

前言

張岱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又有蝶庵、六休居士、古劍陶菴老人、古劍蝶庵老人等號。浙江山陰縣（今紹興）人，生於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1597），卒於清聖祖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後，享年至少八十八歲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家及史學家，代表著作有《瑯嬛文集》、《快園道古》、《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石匱書》，及《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贊》等。

張岱的文學作品中，以西湖人事景物為題材者，隨處可見，也具有一定的分量，可以總稱為「西湖文學」。研究張岱文學的論著對於這些西湖文學作品，往往只談其中一部分，未能全面考察；至於西湖文學與張岱人生的關聯，也尚未見到比較有系統的討論。其實，張岱西湖文學的發展過程與他自己的人生經歷是密切互動的。本論文將張岱的西湖文學視為一個整體，考察它在張岱人生歷程中形成的過程，觀察張岱在不同人生階段中與西湖的關係，以及各階段西湖文學的發展，希望能釐清西湖在張岱人生中的地位，還有西湖文學與張岱人生的互動方式。

一 張岱的西湖文學

唐宋以來，西湖就是杭州的名勝，它有得天獨厚的明媚風景，又有歷史與文化的富厚財產，文人們悠遊其中，流連忘返，詩文歌詠，傳寫不輟，成為西湖文學的悠久傳統。由於西湖的發展與杭州的變化密切相關，更是杭州自然與人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者不可分割。因此，西湖文學的範圍，兼融

西湖與杭州，不論是自然或人文、歷史或地理，只要是與西湖或杭州相關的人事景物，都可以成為西湖文學的題材；不論是詩詞曲、散文、筆記還是小說，甚至地方志，各種體裁的作品在西湖文學的領域中都有一席之地。

張岱一生未曾宦遊，即使遠赴山東或江淮一帶旅遊，生活重心仍在浙江。明清，山陰與會稽二縣同為紹興府所治，岱家山陰，又接受會稽外祖家照顧，因此對於整個紹興府的歷史文化瞭若指掌。紹興為古都，越都會稽建城一千年後（509年），杭州之名才出現，而在隋唐以後地位逐漸提昇，成為越文化的第二個中心²⁾，而在南宋臨安建都時首次躋身繁華都會，到了明代更是江南文化中心之一。喜好繁華的張岱，自然不放過到杭州與西湖的機會，屢次前往遊玩、學習，甚至修訂史書，「一生與西湖結下不解之緣」³⁾，隨著西湖見聞的增長，也留下不少西湖文學作品。

張岱一生曾用多種文學體裁寫過西湖，其中見於《張岱詩文集》（夏咸淳校點，上海古籍，1991年）的詩有九首，文章有五篇：

文學體裁		篇名
詩	七言古詩	具德和尚靈隱寺落成剛值初度作詩礙之
	五言律詩	西湖三首、靈隱飛來峯二首、花下藕·杭州（詠方物二十首之一）、鹽官棗·杭州（詠方物二十首之一）、西泠河蟹·杭州（詠方物二十首之一）
文	序	散文 夢憶序、西湖夢尋序
		駢文 補孤山種梅序
	疏 募修岳鄂王祠基疏	
	跋 跋藍田叔米家山	

而在張岱的筆記中，也可以見到寫西湖或杭州的零散條目。例如《夜航船·地理部·景致》有「西湖十景」，標明十景名稱。同書《地理部·古蹟》有「保俶塔」、「飛來峰」、「錢塘」、「虎跑泉」等；《地理部·泉石》有「龍井」、「玉泉」，都見出張岱對於西湖知識的興趣。而在「世說體」筆記《快園道古》裡，也有幾則西湖軼事，分別是〈夙慧部〉第28條，〈小慧部〉14、22條，〈隱佚部〉5、18條，〈戲謔部〉45、55條，寫人物軼事或杭州風土，

短雋有味。

要到明亡之後，張岱才開始密集書寫西湖題材。他的第一部回憶錄《陶庵夢憶》（以下簡稱《夢憶》）共八卷，計123篇，範圍遍及前半生諸事，但已寫出不少西湖文學的佳篇，例如：〈奔雲石〉⁹、〈岫巖山房〉⁹、〈包涵所〉⁹、〈湖心亭看雪〉、〈陳章侯〉、〈不繫園〉、〈樂公〉、〈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等九篇，加上部分提及西湖或杭州事的〈方物〉、〈湘湖〉、〈金山競渡〉、〈朱楚生〉四篇，約占全書十分之一。

張岱生平唯一的西湖專書是《西湖夢尋》（以下簡稱《夢尋》），該書為一部西湖專志，共五卷：卷一為西湖總記及西湖北路；前者只有〈明聖二湖〉一篇，作者自寫其西湖美學，為全書提綱；後者分寫西湖北路景點。卷二至卷四分寫西湖西路、中路、南路景點；卷五為西湖外景，寫杭城內外景點。〈明聖二湖〉以下，有七十一個景點。因為採用地志體來編寫，全書結合張岱自作與他作兩類作品——〈明聖二湖〉及以下各景點，都有一篇小序，除了〈明聖二湖〉為張岱所自撰，以下各景點多據田汝成《西湖遊覽志》相關景點之小序，酌予增刪，只有一些完全是張岱自筆；每篇小序後面選錄唐宋至明季描寫該景點的詩文作品，張岱自己的詩文也在選錄之列，整體而言，藝文志重視明代作品，儼然一部明代西湖文學選集。

由於各小序多能將田汝成及張岱自己的文筆融合為一篇完整的散文，因此除了完全蹈襲《西湖遊覽志》的小序之外，都可視為張岱的西湖文學作品，其中〈柳洲亭〉和〈小蓬萊〉等完全為張岱自筆，遺民感情深摯動人。

另外，《夢尋》藝文志裡有不少張岱自作的詩文，詩有三十八首：

詩體	篇名
五言古詩	大石佛院詩、小蓬萊奔雲石詩、火德祠詩、芙蓉石詩
七言古詩	瑪瑙寺長鳴鐘詩、尋具德和尚并賀大殿落成詩 ⁹ 、靈芝寺詩、施公廟詩
五言律詩	西湖詩三首 ⁹ 、飛來峯詩二首 ⁹
七言律詩	岳王墳詩、錢王祠詩、于少保祠詩（二首）、秋雪庵詩、鎮海樓詩（二首）、伍相國祠詩（二首）、吳山城隍廟詩（二首）
五言絕句	西湖十景詩（景各一首，共十首）、雷峯塔詩（四首）

詩歌之外，其他韻文有柱對五副：〈天竺柱對〉、〈關帝廟柱對〉、〈清喜閣柱對〉、〈放生池柱對〉、〈贈蓮池大師柱對〉；柱銘（即柱對）六副：〈岳墳柱銘〉、〈林和靖墓柱銘〉、〈錢王祠柱銘〉、〈于少保柱銘〉、〈龍井柱銘〉、〈城隍廟柱銘〉，以及對聯〈呼猿洞對〉一副。

《夢尋·藝文志》中張岱自筆之文章共六篇（記五，敘一）：

體裁	篇名
記	西湖香市記 ¹⁰⁾ 、鉤欄山房小記、西湖七月半記 ¹¹⁾ 、湖心亭小記 ¹²⁾ 、定香橋小記 ¹³⁾
敘	補孤山種梅敘（駢文） ¹⁴⁾

張岱的西湖文學作品中，有些創作時間並不明顯，有些則與張岱的人生轉折有明顯關聯，尤其《夢憶》與《夢尋》寫於入清之後，若不由張岱在明清之際的變化來看，寄寓在其中的感情是無法充分理解的。張岱生平的轉捩點，是在四十八歲遭國變之時。甲申之變（1644年）以前是前半生；後半生可分為兩個階段：明亡後至順治六年（1649）定居快園為止是一個階段，定居快園至去世是另一個階段。張岱西湖文學的發展，約可依此分成醞釀、萌芽、完成等三個時期，筆者據此編成「張岱西湖文學分期年表」附於文末，藉由「西湖文學事蹟或作品」、「張岱生平重要事蹟」及「明清文史紀要」三欄之內容，試圖呈現張岱西湖文學與張岱的生平以及時代變動的關聯。

二 紈袴子弟的遊樂與學習——西湖文學醞釀時期

本時期從萬曆25年（1597）到崇禎16年（1643），共47年，張岱在西湖文學上並無明顯的代表作。

張岱在〈自為墓誌銘〉自白「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雖有解嘲的意味，卻為人生前半的最佳寫照。張岱在高祖、曾祖與祖父三代顯宦的家庭中成長，為世家子弟，勤勉讀書；又受祖父、父親、外祖家及舅祖家所影響，在優渥的物質條件下養成享樂及遊玩的習慣。不論是遊樂還是學習，在張岱前半生的西湖生活中都可以找到明顯的痕跡。

張岱在八歲時就已跟隨祖父至西湖南路的「小蓬萊」拜訪過黃汝亨，黃氏「面黧黑，多髭鬚，毛頰，河目海口，眉棱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觀來牘，手書回札，口嚼僕奴，雜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便肉、便飯食之，夜即與同榻」（《夢憶·奔雲石》），反應之敏捷與心胸之寬廣在張岱幼小的心靈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黃汝亨成為張岱的八股文老師，對他有深遠的影響¹⁵。第二年，九歲的張岱隨祖父至自家湖莊寄園，陳繼儒（號眉公）正好騎著祖父送的鹿作客錢塘。眉公指〈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張岱對以「眉公跨鹿，錢唐縣裏打秋風」，得到眉公讚賞，視為小友。這也成為張岱終身自豪的西湖記憶，屢屢提及¹⁶，透過幼年眼光觀察到的名人軼事，格外有趣。少時，張岱曾與母親至西湖南路的高麗寺燒香，十一、十二歲時，又至杭州；張岱與家人同遊西湖的時間可能都不長。

成年後，張岱仍不時前往西湖，隨著年齡增長，西湖之遊也深刻不少。二十八歲時為了準備鄉試，曾經前往西湖西路靈隱韜光山下，在山人李芑的「岫巖山房」住了七個月，除了讀書，也品嚐當地物產，出遊湖邊，不忘文人風雅。二十九歲又至杭州，時祖父已去世，三世藏書盡失，幼時與祖父同遊的風光，這時恐怕都感染傷感的色彩吧！三十而立，張岱再訪小蓬萊時，黃汝亨已去世，只見「亭榭傾圮，堂中竈先生遺蛻，不勝人琴之感」（《夢憶·奔雲石》），三十歲的張岱，在西湖體會到了人世的變動無常。

張岱為庠生，屢次參加鄉試都失敗，經過一番抉擇，放棄了科舉仕進這條路¹⁷，以鄉紳及讀書人的身分，活躍於浙江。無論如何，經過壯年，進入中年，喜好山水的張岱，還是繼續享有美好的西湖生活，遊樂之事不會停歇，也開拓了學習的領域。特別是崇禎年間，可以說是張岱的西湖生活中最為充實飽滿的一段時期。

崇禎年間，張岱常與友人一同在西湖活動，與異性也有不少交遊的機會，當他在杭州，即有女伶朱楚生陪伴。據《夢憶》和《夢尋》所記，張岱喜好樓船畫舫，到西湖常居湖船，或者駕船到湖心觀賞夜景。崇禎七年（1634），

張岱與諸友在西湖不期而遇，便在畫舫不繫園舉行了一場藝文盛會，西湖樂事畢矣。又一日，岱與朱楚生在定香橋，「日晡烟生，林木窅冥，楚生低頭不語，泣如雨下」（《朱楚生》），楚生為情所苦的神情讓張岱掛懷，成為他西湖記憶中鮮明的一頁。

張岱所熱衷的，並不侷限於西湖的遊樂，從他前半生在西湖的行踪，更可以看出他由纨绔子弟蛻變成為一位史學家的確證。張岱遍遊長江南北，其中特別喜歡吳越名勝及南京、揚州、蘇州、杭州、寧波等繁華都市。而他的旅遊不只是領略山水的綺麗，還深入了解各地風俗民情、市井人物，感受晚明當時的市民思想和人文主義精神¹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充滿了史家氣魄。張岱從萬曆46年（1618），也就是二十二歲的時候就開始致力於《古今義烈傳》的撰寫，十年乃成，崇禎元年（1628）又緊接著開始《石匱書》的編訂；四年後，黃道周講學於杭州時，張岱也主動前往求教，以道周為「史學知己」，在史學上更見精進。觀《夢憶》各篇，不難感受張岱日漸深厚的史家情懷，〈西湖香市〉一文就是最好的例證。

自幼至少，由壯年而至中年，張岱的人生的確與西湖有著深厚的淵源。他不但建立起西湖生活的一些模式，也一直在深化西湖生活的意義。這些西湖生活是深刻的，也是他日後正式創作西湖文學絕佳的題材。

三 遽遭國變的遺民——西湖文學萌芽時期

本時期起於甲申之變的崇禎17年（1644，即清順治元年）；順治六年（1649），當張岱在快園安頓下來之後即結束，歷時約六年。本時期張岱西湖文學的代表作為《陶庵夢憶》。

由於鄉試不順，天啓與崇禎兩朝，張岱接連投入《義烈傳》與《石匱書》二部史著的修撰，史學造詣日進，能以史家之眼看越地風俗民情，尋找時代變遷的徵兆。生活上，他還是經常外出遊覽，與友朋共享山水樂事。如果不是遭遇國變，迫使他做出抉擇，他的文人生活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甲申年他遇到書法家王鐸，同舟至杭，舟中尚講論書畫，就是明證。

崇禎17年三月，北京陷落，思宗自縊。國亡君死，對於生活在江南的士大夫未必造成很大的震撼，因為他們相信尚有江南片地可延視息¹⁹⁾，但順治2年（1645）起，魯王監國於紹興，清兵也先後攻陷杭州與紹興，張岱起先躲避魯王政權，後又逃避紹興的清兵勢力（詳本文附表49歲、50歲、51歲紀事），東奔西走，身無長物，心靈亦受莫大傷害。張岱〈夢憶序〉所描寫的，就是順治初期自己的狀況：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賦賦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²⁰⁾。

在〈自為墓誌銘〉也說：

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²¹⁾。

明清易代之際，許多士人選擇殉國，摯友祁彪佳也投水而死，對張岱而言自是一大衝擊。殉國雖難，隱忍苟活亦不易，且時日愈久，生死之間的抉擇也愈加困難，再加上避兵生活中的貧乏與精神上的壓力，這段時間對張岱而言，真是莫大的試煉。如同何冠彪所言，身為遺民者，面對殉國之人，內心總有一種愧疚，但又為不死找出理由，證明自己活下去的意義²²⁾，張岱亦然。這篇〈夢憶序〉即是他的獨白，既然選擇成為遺民，未成的明代通史《石匱書》就成了支持他活下去的力量，也是用來自我督促的理由；事實上，甲申之後，他選用了十年來完成這部史著²³⁾。

這個時期對張岱來說，不僅是多事之秋，也是人生夢想幻滅的瞬間。「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夢憶序〉），突如其來的生活巨變，使得亡國以前的種種樂事都變得虛幻。但，張岱對於自己在明亡前的生活並沒有全盤否定，反而在避迹山居、俛德之際，用百餘篇的筆記散文，匆匆綴寫往日的繁華片段，彙集成了《夢憶》，

這時張岱正好五十歲。選擇成為遺民，心頭理應沈重而悲切，張岱卻執著於記錄繁華，這是受到「都市生活情結」的影響²⁰，也代表他對於自我人生的肯定。

正因為張岱在明亡之前那樣熱烈地參與晚明江南的文化生活，盡情享樂與學習，才寫得出《夢憶》這樣個性鮮明的作品吧！雖然年至五十，張岱才寫出第一部西湖文學作品，然而在萌芽之前，他已經醞釀了四十年之久，做足了準備。《夢憶》全書以筆記體寫成，全部出自張岱手筆；內容遍及各省經歷，不限於杭州或西湖，卻是張岱密集寫西湖的第一本書，也是他的西湖文學中不可或缺的開端。

四 西湖時鐘的停擺——西湖文學完成時期

本時期始於順治7年（1650），至康熙23年（1684）結束，歷時約35年，是張岱人生中的調適期及再度成長的時期，西湖文學上的代表作為《西湖夢尋》。所謂「完成期」有兩層意義：首先張岱的西湖文學在《夢尋》成書時（康熙10年，1671）已經完成。其次，《夢尋》一書不但體例完備，更提出了獨特的西湖美學²¹，筆調細緻耐讀，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不只是本時期，更是張岱西湖文學的代表作。

這個時期可分成兩個階段：順治7年至康熙12年（1673），張岱傲居快園，寫完《石匱書》前後集，也輯成《瑯嬛詩集》；此後，為終老之計，移居項里，修訂舊稿，完成《三不朽圖贊》及《瑄朗乞巧錄》之後逝去。與《夢尋》有關的是第一個階段，在快園躬耕的時期，《夢尋》也是在快園中完成的。

《夢憶》完成後25年，才有《夢尋》的出現，這又是一段漫長的醞釀過程，不管是心情，還是行動。《夢尋·自序》云：「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原來明亡後，張岱沒有一天忘記過西湖，只要有機會，也都前往西湖探訪。同序又云：

前甲午（按：順治11年）、丁酉（按：順治14年），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

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尚得完全無恙也²⁶⁾。

甲午年張岱58歲，離開往日的西湖未久，但是熟悉的湖莊殘破了，斷橋風光也不再明媚，讓他失望。其實，易代之際杭州固然遭遇過兵燹，有所破壞，但「殘破」的感覺也不免有主觀的色彩²⁷⁾，只能說是對於故國的深情執著了。

張岱這篇序對於明亡後自己的行踪保留不少，讀起來好像要到丁酉年，也就是三年後才又偶來訪，景色依然殘破。其實張岱再來西湖，主要是承諾谷應泰，前來助修《明史紀事本末》，並且收集《石匱書後集》所需之史料。他在丙申年（順治13，1656）底抵達西湖畔谷氏著書處，大約在西湖住了一年多²⁸⁾，得以重遊熟悉的景點。翌年丁酉，族弟具德和尚主修靈隱寺落成，岱前往拜訪，作詩以賀，顯出一種活力。另一方面，久違三十一年，丁酉這一年再次拜訪黃汝亨故居，只見「牆圮俱倒，竟成瓦礫之場……林木俱無，苔鮮盡剝。奔雲一石，亦殘缺失次……數年之後，必鞠為茂草，盪為冷烟矣」（《夢尋·小蓬萊》），眼前更加殘破的園林，使得張岱對於黃先生的追思中，除了人生的變化，又加入深刻的家國傷痛。類似的感情，也表露於〈柳洲亭〉一文：

今當兵燹之後，半椽不剩，瓦礫齊肩，蓬蒿滿目。……余於甲午年偶涉於此，故宮離黍，荊棘銅駝，感慨悲傷，幾效桑苧翁之遊苕溪，夜必慟哭而返。（《夢尋》卷四）

周志文認為，這種傷痛是《夢尋》所有文章的基調（the key-note）²⁹⁾，所言甚確。

胡益民及余德餘均指出，張岱參與《明史紀事本末》的修撰，是為了得到崇禎朝的史料，因此當他在西湖助修《本末》時，《石匱書後集》的編纂也進展不少，但他們都遺漏了一點，那就是《夢尋》的完成，得力於這次西湖修史者，應該也很多。說起來，《夢尋》是一部西湖專志，以地志體的「總

記」、「小序」和「藝文志」的複層構造編寫而成，需要大量的史料。張岱何時開始構思《夢尋》不得而知，但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在西湖修史的時間得以閱讀群書，光靠快園藏書及個人記憶，像《夢尋》這樣的地志書應該是很難寫成的。康熙11年（1672），張岱參與《會稽志》的修撰，在志局數月得覽不少史料，但那已是《夢尋》成書之後的事了。

無論如何，《夢尋》想要寫的，還是舊夢中的西湖。張岱在〈自序〉表達了這個心願：

今余傲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僮，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蓮榻於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為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寤即嚙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夢尋·卷首·自序》）

可見《夢尋》所寫的西湖，是明亡以前，他盡情徜徉過的西湖；而他透過夢境想要追尋的西湖，是「帶著濃厚的故國之思和個人感情的」⁹⁰，主觀色彩非常濃厚。至於「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蓮榻於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一句，寫得十分驚心動魄。因為七十五歲的張岱老人把西湖的記憶定格在過往最美的畫面上，沒有現在，也沒有未來，有的只是永恆的舊夢——他生命中的西湖時鐘，隨著《夢尋》完稿，就一直停擺在那裡了。

結 語

本論文分醞釀、萌芽、完成三期，考察「西湖文學」與「張岱人生」的互動，有幾點心得可以在此提出。

首先，張岱一生在浙江生活，與西湖結下不解之緣，也寫下各種體裁的西湖文學，包括詩歌、柱聯（柱銘）、對聯、駢文、散文、筆記，還有西湖志，其中《陶庵夢憶》與《西湖夢尋》的創作與張岱人生密切相關，而且都經過長時期的醞釀。

張岱的前半生是西湖文學的醞釀時期。在家人的帶領下，張岱的西湖遊踪開始得很早，黃汝亨和陳繼儒兩位人物都在他的心靈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成年後，張岱在西湖展開各種活動，以崇禎年間的西湖生活最為充實，並由執樗子弟蛻變為一位史學家。

從甲申之變到定居快園，是西湖文學的萌芽時期，代表作是《陶庵夢憶》。《夢憶》乃於避兵途中，受到「都市生活情結」牽引，匆匆寫成，記錄自己前半生的繁華片段，是張岱西湖文學的重要開端。

順治7年至康熙23年是西湖文學的完成期，代表作為《西湖夢尋》。《夢尋》是在張岱在快園生活中，經過漫長醞釀後完成的，撰寫時需要的資料，有可能是在西湖助修《明史紀事本末》時收集到的。《西湖夢尋》一書體例完備，蘊含西湖美學，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為張岱西湖文學登峰造極之作。書中充滿文學感性，以保有明亡前西湖舊影為目標；隨著《西湖夢尋》的完成，張岱的西湖時間也永遠停擺。

總之，張岱的西湖文學以作者自己的人生為主題，雖然難掩傷感，觀照的眼神是溫暖的，描寫的筆觸是抒情的。

胡益民認為張岱一生事業「以撰寫史著《石匱書》，《古今義烈傳》，《石匱書後集》，《史闕》，《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贊》及回憶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最重要」³¹⁾，換句話說，史學家張岱最重要的文學就是西湖文學。近來，張岱的西湖文學受到重視，「西湖情結」³²⁾一詞經常出現；如果要讓張岱對於西湖的心情更加清晰地浮現，著眼於浙江文化與文學的考察，相信會是具體可行的進路。

附表：張岱西湖文學分期年表

西湖文學分期	年齡	中國紀年 (干支)	西元 紀年	張岱生平重要事蹟	西湖文學事蹟或作品	明清文史紀要
西湖文學 個體 時期	1	明神宗萬曆25年丁酉	1597	8月25日卯時，張岱生於山陰縣城內之狀元坊。		正月，袁宏道解官，三月，遊杭州及紹興等地。
	8	萬曆32年甲辰	1604	5月，隨祖父遊曹山（陶庵夢憶）。	跟從祖父造訪祖父朋友黃汝亨於小蓬萊。父羅芳爾認為祖父祝壽。	
	9	萬曆33年乙巳	1605	是年從外祖母家回山陰城家中讀書。祖父汝霖授山東副使。因遺卷中放幸廷賞，為人所劾，落職歸里。	祖父贈與予陳眉公；眉公大喜，後攜之遊西湖。祖父攜岱至杭州故居，得遇著名文士陳眉公，以捷對得陳氏稱賞，結為忘年交。	友人余增遠（若水）生（余若水先生墓誌銘）。
	11	萬曆35年丁未	1607	岱居家讀書。祖父嘗發登仗與戲班，以絲竹陶寫心情。	約六月，往遊杭州。	六、七月浙江、京師大水。
	12	萬曆36年戊申	1608	岱居故里讀書。	嘗往來於紹興、杭州。	陳子龍生。
	22	萬曆46年戊午	1618	岱始撰《古今鏡烈傳》。		三月努爾哈齊起兵反明。
	24	明神宗萬曆48年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	1620	4月25日，岱母陶氏卒。11月岱父患傷寒，後癒。		神宗死，子朱常洛即位，年號為泰昌。光宗九月初死，皇長子即位，明年改元天啓。谷應黎生。
	27	明熹宗天啓3年癸丑	1623	岱集成《徐文長逸稿》，祖父及王思任為之序。		史學家毛奇齡生。王國德卒。荷蘭侵據澎湖、台灣。
	28	天啓4年甲子	1624		於西湖灼嶺山房讀書。	
	30	天啓6年丙寅	1626	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與家伶登龍山賞雪。	訪西湖南路黃汝亨舊居「小蓬萊」。	努爾哈齊死，第八子皇太極即位。卓珂月卒。
	31	天啓7年丁卯	1627	四月，張岱讀書於天瓦庵，登爐峯看雪。		八月，熹宗死，弟朱由檢即位，改明年為崇禎。11月魏忠賢自殺。
	32	明思宗崇禎元年戊辰	1628	《鏡烈傳》成，自序。著手修訂《石匱書》。		陝西饑饉災荒，飢民無數；高迎祥自稱闖王。
	36	崇禎5年壬申	1632	紹興大旱，岱扮戲祈雨。陳繼儒作《鏡烈傳》序。12月27日，父羅芳無疾而逝，岱服喪於家。	黃道周於杭州大滙書院講學，岱慕道周名，主動上門求教，引為「史學知己」。12月到湖心亭看雪。	是年江浙大旱。
	38	崇禎7年甲戌	1634	閏中秋，仿虎丘故事集韻社諸友於嚴山亭觀劇。	秋十月，攜伶人朱楚生往不繫園看紅氍。至定香榻，友人不期而來，一時藝文盛會，甚歡。一日，與楚生在定香榻，楚生淚下；或為此年事。	

	39	崇禎 8 年乙亥	1635	是年，岱一度前往寓富陽故園抱弟張陞（登子）處數月（鳳續堂鈔本《石匱書》卷46） 《泰山志》成，以示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歸南快錄） 7月25日，岱參加鄉試，以不「出格」（試題不合規格）被黜，內心抑鬱氣憤，托彪佳致書李清。祁彪佳寫信慰岱。 11月1日，岱弟介子訪彪佳，言「乃兄宗子失意事」；3日，彪佳作札至郡守李清，為岱抱屈。		《帝京景物略》成。
	40	崇禎 9 年丙子	1636	岱作〈跋張子省試題三則〉發洩憤懣。		三月，後金改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七月，高迎祥敗，李自成自稱「闖王」。是年，曹晳家置其邑卒。
	43	崇禎 12 年己卯	1639	岱請郡守徵民捐金，修復龍池舊殿。 秋試，取為案首，得祁彪佳致書賀賀。	8月13日，侍季祖南華老人在西湖，飲湖訪，後與陳洪綬船遊斷橋。	張氏三代故交陳繼儒卒，年82。
	44	崇禎 13 年庚辰	1640	聞正月與越中父老於越城張燈五夜，極一時之盛。	三月，在西湖。昭慶寺失火。 春夏間浙江霜雨，杭州、紹興出現濃霧。	旅行家、地理學家徐霞客死。 陳子龍就任紹興推官。
	45	崇禎 14 年辛巳	1641	越中亦為饑歲，搶米事間或發生，岱為里中地主籌劃（祁忠敏公日記）。 三叔炳芳、十叔煜芳卒。	夏在杭州，見城中餓殍昇出，扛挽相屬，搶米事屢起。靈隱寺失火，被毀殘重，未幾，上天竺寺失火。	文學家、復社黨首張溥死。
	46	崇禎 15 年壬午	1642	是年再遊南京，四月至瓜州觀龍舟競渡。 七月至鍾山明孝陵。 遇祁彥佳於南京，彥佳將雙窗阿寶介紹張岱。 聞11月4日，旅清江浦，又自金陵至淮安訪彪佳。 12月，遊富春江。	春，在杭州西湖，山東李齊主等聚眾起義，以梁山為根據地，攻破附近城邑，漕運斷絕，南北交通受阻，香客斷絕，無有至杭州轉道普陀者。本起於花朝，終於端午，每年達四個月之西湖香市盛廢。	
西湖文學萌芽時期	48	明思宗崇禎 17 年甲申（清世祖順治元年）	1644	是年，仲叔聯芳客死淮安，岱與聯芳子張粵奔喪於淮安清江浦。 《四書遇》大致定稿，入清後仍繼續增補。 補早期重要史著《古今儀烈傳》，內容由 400 餘人增加至 572 人，所	岱於淮安遇友人，名宦、書法家王鐸（字覺斯），同乘舟至杭州，舟中議論曹晳。 岱在杭州江墅，作七百古詩〈射虎行為周允恆四十壽〉。	正月朔，李自成於西安稱帝，國號大順。三月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四月，吳三桂降清，引清兵入關，李自成棄北京城而去。五月，清兵入京，六月定都北京。 二月朱以海奉昭魯王位。

			增主要为甲申死難者。		四月弘光命朱以海從封江廣，駐台州。五月朔，福王即位。改明年為弘光元年。命史可法督師揚州。十一月張獻忠成都稱王。
49	清世祖 順治 2 年 乙酉 (南明福王弘 光元年)	1645	<p>仿自稱三萬卷藏書於此年喪失殆盡。</p> <p>魯王朱以海監國台州。原弘光朝大學士馬士英上表請朝事，時仿在台州，以布衣身份上書魯王，懇請殺馬士英以謝天下。</p> <p>六月，清兵入抗時，仿以布衣之身毀家產，舉義旗，招義兵五千餘人，投入抗清。</p> <p>祁彪佳臨死前作〈絕命詞〉，仿為詩和之。</p> <p>閏 5 月 21 日，兵部尚書張國維、陳函輝往台州迎立魯王朱以海監國紹興。仿上〈賀魯國王冊封啓〉。</p> <p>7 月 18 日魯王抵紹興，正式宣告監國，以明年為監國元年。因仿父曾為魯藩王右長史，監國朱以海親臨御府，仿設盛宴迎接，演〈賣油郎〉傳奇，內有泥馬渡康王故事，與時事巧合。仿陪遊御府不二齋、梅花香屋等處，與洪毅侍宴。魯王授仿兵部職方主事之職。未就。仿旋感不足成事，九月避入嵊縣西北山中，隱居著書。</p> <p>12 月，方國安遣糧幣，聘張仿出山商榷軍務，令縣官上門敦促。</p>	<p>族弟張有鑒於南京破後堅持不降，往杭州為僧，法名具和尚，國變後與張仿時有往來。</p>	<p>四月，清兵破揚州，史可法殉難。五月，清兵渡江，弘光尋被俘虜。</p> <p>南京失守，祁彪佳奔歸。六月，清兵圍攻杭城，哲學家劉宗周於清軍破杭州後絕食死。同月，友祁彪佳堅拒清員勸招降，初六，自沈於真山園水池，留絕命書及絕命詞。</p> <p>唐王監國福州，尋稱帝，改元隆武。</p> <p>十二月，李自成及張獻忠均降清。</p>
50	順治 3 年丙戌	1646	<p>方國安以商榷軍務為由，脅迫仿出山。1 月 11 日，仿攜子經嵊縣，宿平水，適度發於背，荷枕假寐，夢祁彪佳勸其還山，完成〈石匱書〉。仿抵家後十日，方國安兵綁架仿子，逼勒餽銀。</p> <p>六月，清兵攻陷紹興，魯監國逃亡台州。仿攜一子一僕及〈石匱書〉稿，隱居山陰縣西南越王禪寺，持續寫〈石匱書〉三個</p>	<p>是年《陶庵夢憶》一書完稿，作《夢復序》。</p> <p>後補入《臨壇掃地》。</p>	<p>是年，清政府開始舉行科舉考試。</p> <p>王思任卒。</p> <p>余煌投水卒。</p> <p>陳函輝卒。</p> <p>何弘仁卒，仿為詩弔之。</p> <p>黃道周舉兵抗清，於安徽被俘，不屈就義。</p> <p>阮大猷投降清兵，從攻仙霞嶺，累死於石上。</p> <p>陳洪毅落髮紹興雲門寺。</p>

			月。九月，避難再至嵊縣西北山中兜覽寺續修《石匱書》。			
	51	順治4年丁亥	1647	為生活所迫，七月初從嵊縣西北山徙居紹興郊外項王里。		夏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與陳子龍等策畫起義，敗，子龍投河死。
	52	順治5年戊子	1648	居項里續修《石匱書》。		九月清修明史，令移送相關文獻。
	53	順治6年己丑	1649	九月從項里回紹興，因故居易主，卜居臥龍山後殿原韓五雲別墅快園。續修訂《石匱書》。		陳洪綬由紹興府歸書屋移居杭州吳山。
西湖文學完成時期	58	順治11年甲午	1654	《露燈詩集》成。自序。兒輩赴省試。	一度遊訪西湖，至湧金門及柳洲亭一帶。作五言律〈西湖三首〉。	
	59	順治12年乙未	1655	《快園道古》成。自序。《石匱書》稿成。		
	60	順治13年丙申	1656	四月，谷應泰提督浙江學政，設「谷霽蒼著書處」於西湖畔。12月，谷氏主編《明史紀事本末》，慕岱名，邀同修。岱為搜集續朝史料，於年底至杭為續寫崇禎朝史；並將《石匱書》稿提供谷氏參考。	岱年底於杭州西湖畔助修《明史紀事本末》，並執筆《石匱書後集》。生平之史學志業與西湖情思交會一處。	
	61	順治14年丁酉	1657	岱住西湖修史。	居西湖畔繼續助修《明史紀事本末》；並擇取朝史料續寫《石匱書後集》，成十餘卷。再至西湖買湖莊園。至靈隱寺訪具德和尚。訪具汝亭故居小蓬萊。	史學家姚鼐卒。
	75	康熙10年辛亥	1671	岱友人魯靈谷、周憲明卒。	《西湖夢尋》書稿初成。7月16日自序。知交友人為作序者有王雨謙、祁萬佳、查繼佐、釋道隱等。	文學家吳偉業卒。
	76	康熙11年壬子	1672	作《快園紀》。是年，會稽郡禮聘岱主修《會稽志》，岱力辭不獲允，在志局僅數月。岱所著今僅存《凡例》十則。		查繼佐《罪惟錄》書稿成。
	78	康熙13年甲寅	1674	約在此年移居項里。	史學知己李汝祥為《夢尋》作序，推崇備至。岱再作《陶庵夢憶序》。	
	79	康熙14年乙卯	1675	攜兒輩遊吼山，意外遇見堂舅母，陶闈亭李媳。	作《葬岳岳郭王祠墓疏》。	
	84	康熙19年庚申	1680	八月，《三不朽圖贊》成		地理學家顧祖禹卒。

			書，自序。同月，《務明乞巧錄》亦告成。自序。毛奇齡在清史館作書，向張岱乞求《石匱書》，以作修《明史》參考；岱拒之。		金堡卒。
88	康熙23年甲子	1684	岱寫〈修大善塔碑〉文及〈萬休師修大善塔〉詩，至此年仍健在。		
93?	康熙28年己巳	1689	張岱卒於項里？		

說明：本表並非張岱完整年譜，而是參考胡益民《張岱研究》、余德餘《都市文人——張岱傳》及四川文藝版《夜航船》（張岱年譜簡編）等書所附年譜以及余德餘〈張岱年譜上、中、下〉（紹興師專學報），從中選擇張岱生平重要事蹟、張岱的史著及西湖文學相關部分，並設「西湖文學事蹟或作品」一欄。全表年齡以虛歲計，月日為農曆。

注

- 1) 生年依張岱〈自為墓誌銘〉所記；卒年參考了余德餘《都市文人——張岱傳》（杭州：浙江人民，2006,12）及〈張岱年譜簡編〉（《紹興師專學報》1994年第1、2、3期）、胡益民《張岱研究》（合肥：安徽教育，2002,5），以及何冠彪《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北：臺灣學生，1991,2）等三家考辨。何冠彪考辨結果為張岱卒於84歲，即康熙19年（1680），胡益民同此，書末〈編年事輯〉卒年亦同。余德餘〈張岱年譜簡編〉收錄（嘉慶）《山陰縣志》「年九十三」之說，將卒年下限定為康熙28年（1689），但在康熙19年，即張岱84歲的部分，也採納了張岱外孫陳仲謀所記，即《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贊》自序寫完後不久，岱即去世，斷定張岱卒年為此年，與何說同。但是在他最近的張岱研究《都市文人——張岱傳》中重加考證，以張岱〈修大善塔碑〉與〈萬休師修大善塔〉證明康熙23年（1684）時張岱還健在，排除了84歲之說；又以清商盤《越風》「九十三卒」為準，延長了卒年下限，書末所附〈張岱大事年表〉也標明張岱卒於93歲，即康熙28年（1689）之時。筆者折衷余德餘說，以張岱至少活到康熙23年，享年至少八十八歲。
- 2) 裘克安〈越文化的召喚〉，收於方祖猷、金蔚主編《論浙東學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5,2），頁475-479。
- 3) 余德餘語，見《都市文人——張岱傳》第十一章，〈黍離之悲〉，頁132。

- 4) 在《西湖夢尋·西湖南路》變成小序，題為〈小蓬萊〉，增加明亡後重遊黃汝亨居處的感慨。
- 5) 在《夢尋·西湖西路》有同名小序，但內容相去甚多；小序後的〈岫巖山房小記〉則與《夢憶》同，用字小異。
- 6) 在《夢尋·西湖南路》變成小序，改名〈包衙莊〉，文句小異。
- 7) 《張子詩批》卷之三亦收，詩題不同，文字亦小異。
- 8) 《張岱詩文集·張子詩批》卷之四亦收，但用字略有出入。
- 9) 和《張子詩批》卷四的〈靈隱飛來峯二首〉是不同的詩。
- 10) 即《夢憶·西湖香市》而字句小異。
- 11) 與《夢憶·西湖七月半》內容同，但少一句。
- 12) 即《夢憶·湖心亭看雪》，用字小異。
- 13) 即《夢憶·不繫園》，字句僅小異。
- 14) 《張岱詩文集·瑯嬛文集》亦收，題目與內容用字稍有不同。
- 15) 余德餘提到黃汝亨的散文主張「浚發巧心」，打破古文傳統，題材廣泛，尊重各種人物，並披露作者自己的個性，表現主體的感情。余氏認為張岱的著作繼承了許多黃汝亨的特徵。見《都市文人——張岱傳》頁18。
- 16) 見張岱《快園道古·夙慙部》頁70和〈自為墓誌銘〉，《瑯嬛文集》卷之五，頁296。這一次見到文學家陳繼儒，對於張岱的文學事業有很大的鼓舞。
- 17) 張岱參加過幾次鄉試不得而知，僅知天啓4年（1624）、7年（1627）與崇禎8年（1635）的三次都落第，崇禎8年，39歲這一次失敗，打擊尤大。詳參余德餘《都市文人——張岱傳》，頁67-71。
- 18) 《都市文人——張岱傳》頁46。
- 19)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台北：聯經，2005,12），頁230-231。
- 20) 《瑯嬛文集》卷之一，頁110。
- 21) 《瑯嬛文集》卷之五，頁294-295。
- 22) 何冠彪在《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指出，明清之際的士大夫在仕或隱、生或死之間面臨抉擇，而存活者又必須為自己找到理由與意義。書中第五章即提到張岱的例子。
- 23) 《瑯嬛文集》卷之一，頁100，〈石匱書自序〉：「余自崇禎戊辰，遂泚筆此書，十有七年而遽遭國變，攜其副本，屏跡山居，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
- 24) 余德餘把明亡後張岱的心事歸納為「著史」、「西湖」、「都市生活」和「親情友情」四種情結，各以《石匱書》、《西湖夢尋》、《陶庵夢憶》和《瑯嬛文集》為代表作。詳《都市文人——張岱傳》第11、12章。
- 25) 〈西湖總記·明聖二湖〉提出的遊湖「三餘」即是。

- 26) 《西湖夢尋》(台北：漢京，1984)卷首，〈張岱自序〉。由1644年算起，離開西湖28年之意。
- 27) 周志文〈張岱的西湖夢〉提到，改朝換代時西湖未遭到太大破壞，殘破有限，張岱〈自序〉所寫可能只是短暫現象，也可能僅限於明朝故舊的樓閣，「並不能說西湖一入清朝便殘敗荒蕪起來」。見《西湖夢尋·導讀》(台北：金楓，1987, 3)，頁13-14。
- 28) 詳參胡益民《張岱研究》第八章第二節的《明史紀事本末》作者考辨，以及附錄一〈編年輯事〉60至62歲事蹟。余德餘《都市文人——張岱傳》第十章，頁125-126「為搜集崇禎史料，參與《明史紀事本末》」相關部分，以及余氏書末所附〈張岱大事年表〉60至62歲大事。又，本論文附表亦載入二氏論點。
- 29) 金楓版《西湖夢尋·導讀》，頁15。
- 30) 同上，頁14。
- 31) 胡益民《張岱研究》頁234，〈編年事輯·小引〉。
- 32) 除了余德餘《都市文人——張岱傳》一書，「西湖情結」一語亦見於其他論著，例如劉桂蘭〈張岱小品文“西湖情結”管窺〉(收於《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7卷4期，2005, 7)等論文即是。